

新中華叢書

羅 斯 福

中華書局印行

新中華叢書

福 斯 羅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初版



編者 新中華雜誌社

發行人 姚戟楣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新中華書局 羅 斯 福 (全一冊)
◎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新中華叢書
羅斯福目次

羅斯福總統的一生（插圖十九幅）	一
羅斯福的世界觀與中國	五
二十世紀的危機與羅斯福	一五
居中偏左一點	二四
世界偉人同聲悼念羅斯福	三〇
悼羅斯福總統	三六
佛蘭克林·D·羅斯福	四一
希特勒滅亡，羅斯福永生	四七
美國士兵眼中的羅斯福	五三
羅斯福與聯合國	五八
勞瘁以死的羅斯福總統	六四
羅斯福的歷史地位	七〇

偉大的政治家羅斯福·····	五八
世界最繁難的工作·····	六五
中國向羅斯福致哀·····	六八
羅斯福傳略·····	七二
羅斯福最後畫像記·····	八二
羅斯福語錄·····	八四
羅斯福遺囑全文·····	九〇
羅斯福逝世後的世界·····	九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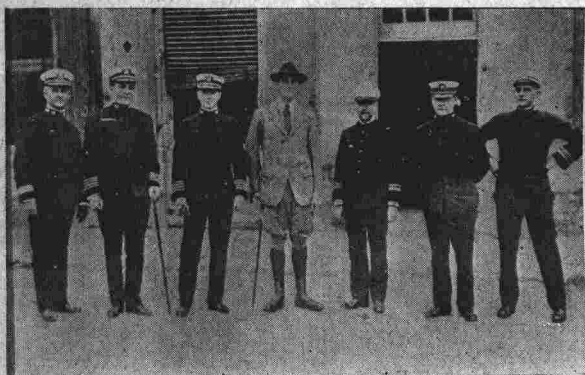
在一八八二年
羅斯福還是襁
褓中的嬰兒，
他母親優良的
家庭教育，使
他在童年時候
就成爲一個努
力上進的人



↑
羅斯福
的家庭
是一個
充滿愉
快的家
庭，他
的三個
公子都
在軍中
服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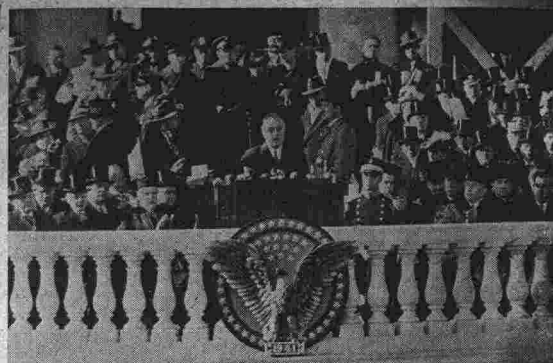
↑
羅斯福總統少年時代就培養了多方面的興趣，他愛好騎馬，愛好游泳和球類運動，在中學時代，他不但勤學的，而且是一個出色的足球員



↑
羅斯福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已經擔任了海軍部次長的職務，這不但實現了他童年時代熱愛過水手生活的夢想，美國強大艦隊的建造也於此奠下了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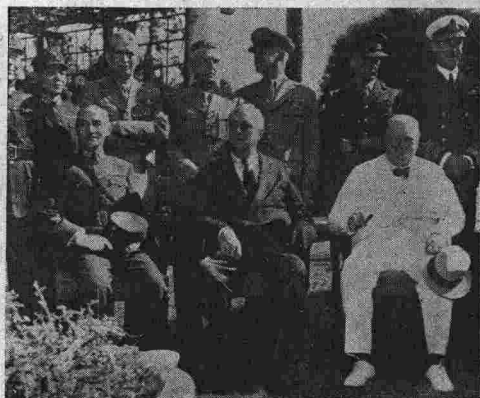
→
一九三二年經濟大恐慌的時候，羅斯福首次當選了美國大總統，他立刻施行新政，使美國平安地渡過經濟恐慌的狂潮



↑ 一九四一年羅斯福第三度連任總統，這是美國空前未有的大事，從此起他就引導全美人民參與了世界反侵略的戰爭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背義的日寇突然偷襲珍珠港，這行動激起了全美人民不可遏止的憤怒；第二天，羅斯福總統在白宮裏便簽署了對日宣戰書，征討侵略者



↑ 世界反侵略戰爭是不可分的，爲了策劃遠東的對日作戰，羅斯福總統在開羅與蔣主席和邱吉爾首相舉行了一次有名的開羅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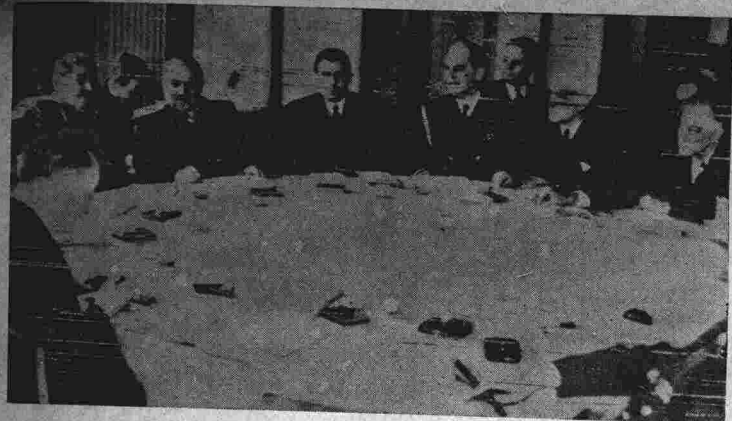
↑ 一九四三年舉行的德黑蘭會議中，羅斯福和史太林、邱吉爾商定了擊潰納粹德國的計劃



→ 羅斯福四度當選總統，他在就職時向全世界播講，重申擁護民主、保衛民主和打倒法西斯主義的決心

羅斯福總統最後一次遠涉重洋，在雅爾達與史太林、邱吉爾舉行會議，奠定了贏得戰爭勝利和奠定世界和平的基礎

←



↑
從雅爾達會議後歸來的羅斯福向國會報告戰勝法西斯，建立世界和平的計劃和決定



↑
羅斯福生前有收集郵票的愛好，圖示他在公暇時用放大鏡仔細研究每一張郵票的情形



→
羅斯福也喜歡垂釣，在一次巡視阿拉斯加時，忙裏偷閒地在一個山溪中釣魚



↑
在西方戰爭
將告結束，
東方戰爭迫
近日本門戶
的前夕，不
幸羅斯福病
逝了。圖示
他的靈柩經
過華盛頓街
往白宮舉行
隆重的喪禮
儀式

↑
羅斯福逝
世的噩耗
震撼了每
一顆人民
的心，圖
示羅斯福
出喪時，
沿路男女
老幼哀痛
的情狀



↑
蔣主席
在隆重的
追悼會中，
面面向着
羅斯福的
遺像，虔
誠致祭的
情形



↑
羅斯福總統的逝世，使美國政府官員，
都異常的哀慟。圖示其繼任杜魯門氏在
奉安典禮中肅立墓前致悼的情形

→
羅斯福總統的謝世，全世界
各國同樣的感覺哀痛，在中
國，因為這位最具正義感的
偉人的逝世，尤其感到無可
補償的損失。圖示重慶中樞
首要和外賓正在舉行追悼會



羅斯福的世界觀與中國

曹未風

「我們的終極目的可以簡述如下：我們要爲我們自己與全世界的人類建設一個世界，在那世界裏每一個人都可以有和平生存的機會；可以從事生產工作，至少可以掙得足以維持他個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所需；可以自由的與其所選擇的朋友來往；可以自由的思想與信仰其所選擇的宗教；而且可以在逝世的時候，敢於相信其子子孫孫都可以有同樣的機會。」

一九四三年六月七日羅氏語錄。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星期五，當全世界人士突然驚悉羅斯福總統的死耗時，那種普遍的悲哀，可說是無法表達的。上自帝王，國家領袖，下迄耆齡兒童，販夫走卒，都深深的感覺到，他們失去了一個可敬的朋友，與賢明的領袖。在這些戰爭的年月，各國人民的關係，愈益密切；某一個國家的重大損失，都立刻影響到別的國家與人民；何況羅斯福總統這一個人物，他在這些黑暗的年月裏，一直被全世界人類當做民主與合作的象徵看待；在這種淆雜的紛紜世事裏，他象徵着希望與光明。

個人在那當時的悲痛與感覺是說不出來的，現在，當美國的一個月的國喪期間已經屆滿，世界上的情勢已經又多了一個多月的不平凡的演變後，我便覺得似乎可以問一下，究竟羅斯福之死對我們及全世界人們有什麼關係？他爲什麼會令我們感到悲哀？他究竟是個何等人物？他有什麼可以讚許的思想與觀念？對這世界，他究竟有些什麼貢獻？

當我們企圖回答這些問題時，我們祇有三個泉源可以汲取：第一個是他的爲人，他的日常生活與私人行動；第二個是他的行事，他的政治行爲；第三個是他所發表過的言論。這些泉源無疑的也將是他的傳記作家的取材之地，而上述那些問題，也惟有有能力與有經驗的作家才能予以完滿答覆。現在我根據並不完備的材料，與我個人的見解，且試來爲羅斯福總統繪出一個輪廓來，尤其着重在他的國際合作思想及其對中國的支助。

無疑的，羅斯福的成就主要的是在他對美國的貢獻上。在他那十二年多的總統任期裏，他的努力方向可以分爲兩期，在第一期裏，他致力於「新政」的實施，把美國人在精神上與物質上重建起來，令他們在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恐慌後重新恢復了心理上的自信與生活上的繁榮與安定。在第二期裏，他及時的預見了國際上的大危機，用超人的手腕處理了國內的困難局面，引使美國走到國際合作的路線上來。一方面在反侵略戰裏克敵制勝，一方面令美國人民參加了世界和平的建設工作。這些艱巨工作他都完成了。

在私人生活上，羅斯福是一個永遠滿面帶笑的和善長者。他有的時候也嚴厲，但是那却祇是在他抨擊貪污與罪惡的時候。他的意志是堅強的；他在中年害了小兒麻痺症，當時大家都認為他的一生已經完了；可是他卻掙扎了過來，而且成為美國歷史上惟一的一位三任與四任的總統。他不拘形式，好談天，在他的全部思想裏，人的地位與權利永遠佔着最高的位置。

在他的政治生活裏，當我們把他的過去重新加以檢討之後。他同今日世界某幾個別的政治領袖一樣，是逐漸的從事實上學習，依照着情勢的需要，從而製定他所進行的政策的。我這樣說，絕沒有一點指他為機會主義者的意思，反而，我却是企圖說明，他不憚學習，不拘成見，總是以最近現實的方法，實現他的理想。

今日美國政論家都承認一件事實，便是在一九三二年冬天羅斯福與胡佛競選總統時，羅斯福所以當選，並不是因為美國人民擁護羅斯福，而是因為他們反對胡佛。雖然羅斯福在紐約州長任內，曾以廉潔效能等優美成績著稱；可是顯然的，美國人民並沒有希望他會變成一個怎樣了不起的好總統。可是民主國家就是多着這種奇蹟的，在十二年多的總統任期裏，羅斯福不但成為一位好總統，而且也可能在未來的歷史裏被美國人認為是他們最好的總統。威爾基若是不死，其轉變可能，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了。他雖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他的思想却於後來變成比民主黨人更有民主黨的意味。現在的美國總統杜魯門也可能有令人驚異之點。本來在羅斯福逝世之日令人為他捏一把汗的，今日華盛頓的記者羣，已經開始驚悉於他的獨立見解，能力與處事的手腕了。

在一九三三年春，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時，他曾有一句名言，他說：我們在今日所唯一應當害怕的事便是害怕的本身。這句話自是針對着當時美國人民的心理說的，因為在經濟大恐慌之後，美國人似乎對於一切都失了着落，工商業紛紛破產，銀行倒閉，失業的人數激增到一千四百萬的驚人數目。美國人的信心從基本上動搖，對於未來以及其全部精神生活的基础都發生了疑問。羅氏就任之初就提出了「不怕」的口號，令美國人民恢復了為生活而戰鬥的意志。此外，他還說：人民既然要求行動，我們就行動。於是他就行動起來，令三百萬青年參加土壤保持隊的工作，新裁了一千七百萬英畝的森林，大規模建築水壩防止水患，並施行廣泛計劃防止森林火患和動植物病害。此外還實行了地方建設性的實驗室計劃，如田納西水利工程處之類。在政治上，他加強了政府的權力，採用緊急立法來實施救濟工作，如失業援助，養老金，婦女和兒童補助金，以及公共衛生之建設等。新政在當時雖曾受到多方面的抨擊，甚至有人稱羅斯福為獨裁者或共產黨，而新政的貢獻及羅斯福的功績，在今日却已成爲不可抹殺的史實了。

『我們已經知道了獨立生存的光榮。我們還應該知道互賴生存的光榮。』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語錄。

『一切愛好和平國家必須聯合起來，維護和平，因為侵略行為是具有傳染性的瘟疫。』

『最近世界政治形勢日趨險惡，以致各愛好和平之人民國家，均異常憂慮。……』

『諸君切勿以為美國可保無虞，切勿以為美國可蒙寬恕，切勿以為西半球可不受襲擊，切勿以為西半球仍能在和平狀態中，繼續發展文明之道德與藝術。……吾人如欲在世界上安居樂業，自由無慮，則所有愛好和平之國家，應立即奮起而合作，維持為和平之基礎之法律與原則。……反對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因為這些違反條約與人道之行爲，現正造成國際混亂與不安局勢。欲避免此種混亂與不安局勢之波及，決非嚴守孤立與中立所能收效。……』

『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之和乎自由與安全，現正為其餘百分之十之破壞國際秩序及國際法律者所威脅。然此百分之九十願依法律及普通遵行之道德原則以生存於和平之人民，是可以覓取途徑，且必需覓取途徑，以實現其願望的。……』

『破壞法律的行為，是與傳染的疫病相似的，蔓延全世，有加無已，事殊不幸。當疫病方興之時，社會人士固知贊同隔絕病人，以保公共衛生，不受其傳染。……戰爭之為物，無論其已經宣傳與否，均有蔓延之可能。……是以吾人雖已決定置身於戰外，吾人仍不能担保不受戰爭之不幸影響。……欲使和平繼續存在，……則愛好和平諸國意願，必須明白表現出來，……維護和平，實有賴於吾人之積極努力。……』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芝加哥演說。

自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的政治努力可說是全在內政上面，然而他卻也沒有懈怠於注意國際情勢的發展。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中國，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一九三五——三六年阿比西尼亞淪亡，其後是西班牙內戰，奧地利吞併這一大串不幸的事件；美國雖未加入國聯，但國聯却是美國人民所參加的第一次大戰的產物，更由威爾遜總統一手促成的，現在也眼看着垂死在沉重的打擊之下，到一九三七年時，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兇饑萬丈，而日本更開始了大規模的侵略中國。迄此時為止，羅斯福對歐洲及對亞洲的國際政策，大致都奉行着美國傳統的政策，而由於美國總統的職權及法律地位，處處祇能遵守着國內的一般趨向。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門戶開放，對歐洲是少加干涉，而它立國的大旗更是鮮明的門羅主義。這時美國的孤立派的勢力極強，尤其是在參議院及工商界領袖人物裏，美國的全部對外政策都濃厚的染着它的氣息。在一九一八事件以後，美國的國策可以用當時國務卿史汀生（現在陸軍部長）的「不承認政策」來代表。美國不承認日本用武力造成的一切事實，用以表示一種溫和的反抗；而同時美日的一切其它關係還是

照常維持着，而廢鐵與石油更是大量的向日本輸出。

對於歐洲問題也可以說是以「不承認政策」為主，不承認阿比西尼亞的被佔，不承認奧地利的被吞併；此外，還有一種趨勢，美國的較激烈的批評家們一再說，這時美國的外交也屬於張伯倫、達拉第一類的綏靖主義。甚至有人說一九三八年的慕尼黑會議，也在事先得到了美國的同意。然而這祇是美國的政策，而並非是羅斯福本人的，雖然他在這期間是美國的總統。假使美國製定政策的機構能同羅斯福一樣深刻的瞭解國際上的真正危機。美國早就會採取不同的態度了。這一點，羅斯福本人都在事後一再提說。

羅氏本人的警覺，在一九三七年十月的芝加哥演說裏很可以看出來。這一篇演說不僅是羅氏個人見解的轉捩點，也還是美國政策轉變的開始，雖然真正的轉變到了二年之後才顯而易見。從一九三七年起，我們可以說羅斯福的為國際合作奮鬥的路程已經開始，在此後數年間，一直到他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逝世時為止，他都在不停的爲了這個工作努力。而這一段努力的經過，將爲他個人及全美國的人民在歷史上確定一個崇高的位置。

當我們在今日來回顧羅斯福在這幾年裏所發表的言論時，我們特別的感到了他的多次演詞裏有一個很顯著的共同特點。便是他凡是提到戰爭，總是顧到戰後的和平，而在這兩件工作上他特別注重國際上的合作，尤其是各國人民的合作，無分男女老少，無分種族地區的人民的合作，以及他們未來生活的福利。這一個問題，一定是時時縈迴於他腦際的，若不然，他絕不會在每一次提到國際問題時，都提到這項願望，也絕不會如此自發，給它那許多重量。

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十九日，他說：「民主祇有在一種情形之下，才能發揚，那便是由所有的人民予以熱誠擁護。而這種擁護的熱誠也祇有在一種條件之下才能確保，那便是尊重人民的權利，令男女大眾及其子孫都敢於相信民主可以給他們安全與和平。」同年十一月一日，他說：「我是爲了一個自由的美國奮鬥——在這個國家裏的人民，不分貧富，不分貴賤，都該有同等的自由與權利。」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他發表了有名的四大自由。他說：「在我們所欲確保的將來，我們期望達到一個以人類的四項主要自由為基礎的世界：即言論與發表的自由；每人依其個人之方式崇拜上帝之自由；免受匱乏之自由——此即以經濟諒解的方法，使每一國家能爲其人民獲得健全而和平之生活；免受恐懼之自由——此即世界普遍性之軍備減縮，其減縮之程度，須任何一國不能對其任何鄰國採取有形侵略之行爲。此四項主要人類自由，乃吾人此一時代與今日此一世代所能達到之一種世界基礎。此種世界亦即獨裁者企圖以炸彈威力造成之所謂暴政新秩序之反面。」這四大自由的宣言正是日後大西洋憲章的出發點。然後由四國宣言而聯合國宣言而開羅會

議，而頓巴敦會議而舊金山會議，這一脈相承的國際合作，都是以四大自由為其中心理想，而四大自由正是羅斯福個人思想的產物。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他說「在戰爭中求得勝利與在戰後締造和平，都需要全世界人民為這共同的目標奮鬥，才能達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四日，他說：「我們的青年男女不祇是爲了他們的生存作戰，他們的親人與家庭。他們還是在爲着一個國家與整個世界作戰，在那個世界裏，一切男女，不分種族、膚色與信仰，都可以在和平、自由與安全裏生活、工作、發言與敬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他又說：「我們已經知道了我們原不能孤立的生存於和平裏，我們的幸福尙有賴於其它國的人民의 普遍的幸福。」

最後，在他臨死以前一個多月，他還在說：

「世界和平的建設並不能是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工作。這不能是一個美國的和平，或英國的和平，或蘇聯的和平，或法國的和平，或中國的和平。這也不能是各大國的和平或各小國的和平。這個和平必需建設在全世界的合作努力的基礎之上……以人類生命的尊嚴爲其基礎。」

够了，引證得够了。從這些引證上面，我們總可以見出羅斯福對於世界的看法，與他何以如此熱心於促成國際合作的進步。從他在美國開始實施新政、羅斯福的最大的關切便是屬於一般人民，而他幾次的連選連任，也都是由於一般的人民，尤其是貧苦無告的工人、小商民及農人擁護他的緣故。美國的報紙始終是大部分反對他當選的，一九三二年大選時反對他的報紙佔百分之五十二；一九三六年佔百分之五十七。一；一九四〇年佔百分之六十三。九；一九四四年佔百分之六十。一，但是他還是當選了，二任、三任、四任的繼續下來，因爲美國的人民都瞭解他爲國爲民的真誠，與他對國際情勢瞭解的正確。而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後，他對反侵略戰爭的積極支助，及對於全世界被凌虐的人民的同情與救濟熱誠，更是令他的死被認爲是舉世同悲的一個大損失的理由。

★
『我們知道，永久的和平，絕不能由於犧牲其他民族的自由而換得來的。……』

★
『我們當前最有貢獻而迫切的任務，就是將自己變成一個既可爲自己又可爲友邦的兵工廠。他們不需要人力，他們祇需要價值數千萬元的國防武器。他們無力付出現款的時候，很快就會到來；我們不能也不願因爲他們無力付償軍器價款，就讓他們向着敵人投降。……』

「讓我們來向民主國家進一言：『我們美國人對於你們保衛自由的奮鬥異常關切。我們正以我們的精力，我們的資源，以及我們的組織力，來增加你們恢復和平，維持自由世界的力量。我們將源源不絕的把許多船隻、飛機、坦克和大炮送給你們，這是我們的目的，也是我們的保證。』……」

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致國會諸文。

和平與民主是羅斯福總統的目的，而國際合作乃是他的手段。他自然不是惟一的做如此想的美國人，也不是第一個做如此想的人；但因為他信心的堅定，闡說的熱誠與處理事情的無比的手腕，美國人民終於在他的領導之下以全力從事於這個工作。根據租借法案，美國人民將他們軍火的生產總量的半數以上送給別的為和平與民主而奮鬥的國家，這種作風，絕不能認為是自私的，或祇為了自身福利的，而這種博大與慷慨的精神，正反映在羅斯福的全部政治生活裏。惟有真正能代表人民的領袖，才能够領導人民；而也惟有勇於面視現實的人民，才會產生足以代表他們的真正領袖。

為了實現國際合作起見，羅斯福總統還採用了私人與各國領袖會晤的方式。計從一九四一年起，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共會晤九次，朝夕相對的日子有一百二十餘日；奧斯達林委員長會晤了兩次；與蔣主席會晤了一次。此外他與各國領袖的函件也極為頻仍，據邱吉爾首相的報告，他們之間的函電在戰爭期間竟達一千七百餘件，平均約每日一件，且多長篇累牘者。這樣，利用私人的晤談，無所不談，談無不盡，國際合作的道路，自然更為開朗而坦平。最後，他還採用了私人代表的方式以促進對於事態真相的瞭解。如賀浦金斯及赫爾利的訪蘇，「公國長椅政治家」巴魯區的訪西歐；菲利浦的訪印度；納爾遜，拉鐵摩爾的訪華，都令羅斯福瞭解了各國問題的真相，彌補了外交工作的不足。這種工作方式，本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已經用過，豪斯大佐的活動為國際瞭解與合作造成許多機會，而羅斯福總統在這一戰事裏，却把這項工作更加強與擴大了。

這些私人代表的活動，其內容恐怕在未來一些年月裏都不會為人所知。就如同那些國際領袖會議一樣，其中經過，恐怕也總要經過相當年數，才能發表。然如拿那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來參證，這些活動及會議對於國際合作，在政治上及軍事上都是極富有建設性的。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首相在卡港會晤之後，北非反攻便行開始，緊接着北非肅清，西西里及義大利就實現登陸。德黑蘭會議之後不久，西歐戰場就開闢成功，蘇軍與美加英軍隊由東西兩端攻入德國心臟。而雅爾達會議之後，歐洲戰事更勝利的結束了。

以上是關於軍事的，在政治方面：大西洋會晤產生了大西洋憲章；卡港會議產生了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開羅會議產生了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確定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而雅爾達會議，更決定了舊金山會議召開的日期。在這幾年裏，戰爭雖然是一直在共同作戰的

原則下順利進行，而在政治上，由於中美英蘇四大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組織不同，却也一直發生着令人担心的危難。希臘問題、義大利問題、南斯拉夫問題、波蘭問題、甚至中國的內部問題都會令世界人士爲之心焦，而在這些會議裏，由於各大領袖的私人接觸，這些問題都會分別的減輕其嚴重性，或甚至覺得和平解決的途徑。

我們不知道在這些會議裏，羅斯福總統個人的貢獻是哪些，可是我們敢於相信，倘若在這些國際會議裏有一位和事老，以溫和的言語，博大的態度，與超人的智力時時企圖緩和和合作上的緊張局面，令各國都稍微自我犧牲以求得普遍永久的和平的話，那麼這個人一定是羅斯福。在這次大戰裏如果沒有美國或沒有羅斯福，無論在作戰上或在和平工作上，都是無法想像的。我想，從一個人對於世界的關係上去觀察，這個該是最大可能的推崇。

不容否認的，未來世界的安定和平與否將大部的建立於美英蘇三國間的關係上，此外還有一個重大的因素，而中國實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的，便是一切殖民地人民及尚未充份獲得獨立與自主的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問題。倘若我們敢於想像，在未來的世界裏美英蘇三大工業及軍事上的強國能合作無間，而亞非兩洲的不自由的人民均可以獲得自由與生活上的改進，那時，這世界豈不是便可獲得真正的和平？這個和平無疑的即是羅斯福總統所憧憬的景象，而用和平的方法使這景象實現無疑的即是羅斯福的理想。這項工作，爲了方便起見，我想可以稱之爲羅斯福路線。這個路線，在提示之初便喪失了它的領導人物，現在開闢這條路線的工作，却落在其它各國領袖及全世界人們的身上。這條路線，據今日人類所能批判的程度，乃是一條正確的路線，而且還是一條雖然較多理想的成份，却是並無不能實現之可能的路線。

蘇聯的政策及斯達林個人的種種處事的態度，美國的一般批評家喜歡稱它爲現實主義的。這種現實主義，我們有時覺得難於瞭解與接受，有時甚至覺得它過於冷酷。然而倘若我們瞭解蘇聯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所經過的艱苦歷程，或者甚至再向過去追尋，回顧蘇聯革命所遭受的那種種殘酷的迫害，我們總應該瞭解這種現實主義的政策原是現實的慘苦經驗的當然產物。爲了鞏固它的獲得，蘇聯不能容許感情與理想成份的過多的攔入，它必需把每一種政策每一個行動建設在現實的事實之上，因爲歸根到底，政治乃是一件莊嚴而利害非輕的工作，絕不容許自欺的。蘇聯的二次五年計劃都是一點一滴的血汗的累積物，而它的抗戰工作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被侵，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攻入柏林，也都是用人民的鮮血換來的里程，不能被犧牲在政治家的會議桌上。

英國的國策，祇要保守黨的政權不動搖是不會有什麼大變動的，在保守黨當權時期，英國的政策中心乃是維持大英帝國的一切

特殊權益與地位，這樣就附帶着說明幾點：一、聯繫帝國各部的航線必須不受威脅，包括地中海及中東在內；二、英國必須有強大海軍（雖然今日空軍已經有取代海軍地位的趨勢）；三、各屬地人民祇能有有條件的自治權而不能完全獨立，尤其是印度；四、帝國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制度及思想體系至少要保持着形式上的完整；五、歐洲西部不能有一個單獨強大的力量存在，因而威脅英倫三島的安全。我們倘明瞭了這個，我們就可以瞭解英蘇之間及英美之間許多矛盾及衝突的存在原因。然而這一次大戰對於英國却是一次死裏逃生的戰爭，英國爲了取得勝利不但做了許多重要的讓步而且還把帝國的資源及財富使用到了相當枯竭的程度。同時英國國內的社會制度及思想型態也在這一次戰爭中經過了許多變化，保守黨的政權還能維持多少時候，實在祇是一個時間上的問題。祇是，在那變化尚未到來的時候，英國的政策還一定是牢抱着保守黨的路線。

在美國方面呢，它的國策在最近幾十年裏實在是動盪不定，以致引起許多批評家說美國沒有政策。然而統整起來，美國還是有幾個基本原則在指引它的國際行爲的。第一個是美國安全及美洲安全，說明它們的政治口號正是門羅主義與汎美主義，致於孤立派正是其中較偏急與較狹隘的一部份人；第二是工商業上的自由主義，以其富源及財富在自由競爭的國際市場上，別的國家是絕無抗衡餘地的；第三是世界市場的開放與世界人民的普遍安定，以銷納美國的生產餘額。

這三大國家的政策上的歧異之處乃是今日世界的真正危機所在，而羅斯福總統在生前正是打算調和它們三國的特殊之點而把它們都納在一個理想的目標之下。以他個人的成就說，觀乎多少次國際會議的成就，我們可以說，他是相當成功的。而舊金山會議的成功希望本來也就寄託在這羅斯福路線上一面。現在他死了，不知這條路線還可以繼續被遵行多麼長久。

最後，我特別提出羅斯福總統對中國的關係來講述一下。對於中國，他曾講過這些話：

「吾人不僅認中國爲作戰中之盟友，且亦爲和平期間之夥伴。此項措施（指取消華人移民法律）雖足予華人以優於其他東方民族之優越地位，然彼等對於禮義，及自由之偉大貢獻，亦足令彼等當此而無愧。」 一九四三年十月致國會議文。

「余得有機會與蔣委員長當面討論複雜之問題，尙屬首次。吾人不僅解決具體軍事計劃，且會商討若干影響遠大之原則。吾人相信此等原則必能保障遠東未來之數代；此等原則皆甚簡單而基本，其中包括以被劫之財產歸還應得之主人。承認遠東億萬人民有樹立其本身政府方式之權利。承認永遠消滅日本，使不得成爲侵略之潛勢力，乃太平洋及世界其它部份和平與安全之必要條件。」